



劍橋泛舟

余創豪

chonghoyu@gmail.com

中國散文大師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是膾炙人口的名著，可是，到訪過清華大學荷塘的人卻覺得其景色只是一般。最近內子和我在英國劍橋大學參加了泛舟遊，之前，我們都讀過徐志摩在 1928 年寫的《再別康橋》（Cambridge 今譯「劍橋」），不消說，這首詩所營造的浪漫氣氛，令我們對劍橋懷著很高的期待，可幸的是，劍橋河並沒有令我們失望。

最有效去騙稿費的方法之一，是引述他人的作品，以下是《再別康橋》全詩：「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輕的來；我輕輕的招手，作別西天的雲彩。那河畔的金柳，是夕陽中的新娘，波光裡的豔影，在我的心頭蕩漾。軟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底招搖；在康河的柔波裡，我甘心做一條水草。那樹蔭下的一潭，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，揉碎在浮藻間，沉澱著彩虹似的夢。尋夢？撐一支長篙，向青草更青處漫溯，滿載一船星輝，在星輝斑斕裡放歌。但我不能放歌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；夏蟲也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橋！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來；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。」

當日陰天，我們無緣欣賞夕陽下的金柳，亦沒有機會等到晚上，在星輝下高歌。不過，劍橋河在陰天下別有一番柔和舒徐的景緻，劍橋大學共有三十一間學院，泛舟遊經過了其中九個，每個校園都是靜悄悄的，古雅的建築，令人覺得時間彷彿凝結在中世紀，但小舟正在緩緩前行，又令我感到歷史的步伐並無停滯，這裡曾經孕育出物理學大師牛頓、哲學家羅素、大文豪魯益師、數學與天文學奇才霍金……，當然還有飲譽中國詩壇的徐志摩。

劍橋大學具有濃厚的基督教背景，有趣的是，那些各領風騷的才人卻是百花齊放，例如牛頓不贊同傳統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教義，羅素更高調地反基督教，其名著之一是：《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》，不過，魯益師卻是著名的基督教文學家和護教學家，而最近過身的

霍金則充滿爭議性，他認為不需要假設上帝的存在，便能解釋宇宙的起源，儘管如此，梵蒂岡科研院仍委任他為院士。

劍橋大學是思考的發酵地，徐志摩曾經說：「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，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，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。」上面提過，《再別康橋》寫於1928年，當時國民政府剛剛完



成北伐，雖然中國再度統一，但是仍然危機四伏，另一位中國詩人卞之琳曾經這樣批評徐志摩的個人主義和理想主義：「回國的他的理想主義，（還是主義！），所謂要詩化生活，在現實面前當然會碰壁。碰壁是好事，他的深度近視眼裡也沒有能避開軍閥混戰、民不聊生的人間疾苦。」我恐怕患有深度近視的人是卞之琳！

許多魯益師的名著都是寫於二次大戰之際，當時倫敦被納粹空軍炸到稀巴爛，為什麼國難當前，魯益師還要傳揚好像和現實脫節的宗教思想呢？霍金醉心於研究黑洞和量子力學，這能挽回大英帝國在二戰後逐漸末落嗎？吊詭的是，最能夠幫助民族復興的做法，是容許人發揮個性，魯益師和霍金的成就，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榮譽，這亦是劍橋大學和大不列顛的榮譽。

《再別康橋》曾經被譜成歌曲，在小舟上我哼著台灣歌手蔡琴的版本，「尋夢？撐一支長篙，向青草更青處漫溯，滿載一船星輝，在星輝斑斕裡放歌。」我也在尋夢，雖然我不知道往那個方向漫溯，但我仍繼續引吭高歌。

2019.6.11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